

三

观

居

札

记

人海沉浮

平四如



REN HAI CHEN FU

罗维扬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

人海沉浮

三 · 观 · 唐 · 北 · 论
SAN GUAN JU ZHA JI

■ 罗维扬 /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鄂新登字 01 号

人海沉浮

罗维扬 著

出版：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：

地址：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：430022

印刷：武汉市汉桥印刷厂

经销：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850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13.25

字数：308 千字

插页：2

版次：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 520

定价：22.00 元

书号：ISBN 7-216-02792-2/I·505

自序

世事沧桑，人海茫茫。人在海中，飘泊，激荡，沉浮，冲撞，被潮汐所裹挟，便身不由己；触礁石而搁浅，难免于困顿；有所凭借者，捞住根救命稻草不放；孤身奋斗者，遂拳打脚踢不停。有的左奔右突，仍无所适从；有的东游西逛，却左右逢源；有的随波逐流，湮灭自我；有的趋炎附势，俯仰随人；有的大起大落，有的死去活来，有的力不从心，有的应付裕如。是人都难逃二字，曰生曰死；人与人不一样，性格使然。

人心似海，辽阔深奥。风平浪静，又深不可测；狂澜骤起，却来历不明；潮涨复潮落，泥沙俱下；洋流各奔涌，寒暖有别。有的表里如一，有的口腹蜜剑；有的喜形于色，有的皮里阳秋；有的外圆内方，有的绵里藏针；有的刚毅木讷，有的优柔寡断。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是大器之材；小有所获便忘乎所以，连自己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都不知道了，是宵小之辈；得志便猖狂，子系中山狼；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，是诸葛亮。眼睛一睁，忙到熄灯，是奋斗者；天生人，必养人，是乐天派；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乃芸芸众生。命运是

说不清楚的，说不清楚的便是命运。

人生在世，即在海中。脱离襁褓，就下水了，不是学会了游泳再游泳，而是在游泳中学游泳。身外是海，身内也是海，活着不容易，死却很简单。好坏都是一辈子，苦乐都是一辈子，顺逆都是一辈子，怎么都是一辈子。佛教盼来生，道教重今世，不信教的讲究过日子。日常生活是残简散叶，一辈子是长篇巨制；无法虚构，也没有排练和复演。这本书写的大半辈子，这本书写了大半辈子，大半辈子的摸爬滚打，大半辈子的酸甜苦辣，大半辈子的迂回曲折，大半辈子的抑扬顿挫，均在此坦白于世。

反省经历，解剖自己，回眸顾盼，折射时代。

由你看不看，看你怎么看。

1999年8月

目 录

(1) 自序

摸爬滚打

- (3) 母 难
- (6) 镜 子
- (14) 逃 学
- (17) 桂 井
- (18) 曾经耻辱
- (21) 日记的故事
- (24) 考试的故事
- (38) 家乡的戏楼
- (41) 胆 量
- (45) 那葡萄 那槐花
- (48) 钟老师
- (51) 孙老师
- (54) 张老师

人海沉浮〇目录

- (58) 集 邮
(61) 大办钢铁的时候
(66) 勒紧裤带长成人
(113) 追赶太阳
(117) 尴 尬
(120) 那份真诚 那种执著
(127) 并非多余的话
(129) 嘎 公
(134) 芝麻梁
(138) 黑白人生

酸 甜 苦 辣

- 在水一方 (155)
楼台会 (160)
国酒之饮 (167)
若当斯文扫地时 (175)
那半年光景 (180)
救火与“纵火” (196)
字的故事 (201)
打基础 (205)
梦里神农 (207)
那十“年” (209)
当过一回代表 (212)

陈文秀 (215)

送伞记 (219)

迂回曲折

- (223) 调 动
(230) 转折关头留个影
(233) 东湖泳趣
(235) 堵河忆旧
(248) 岳母的文化
(254) 跑警报
(257) 妻的自然
(263) 陪考记
(272) 纸折的小鹿
(280) 一不留神儿到信阳
(283) 柴米油盐酱醋茶
(299) 琴棋书画诗酒花
(321) 只好听《悲怆》
(323) 逃往西园
(326) 害怕签名
(328) 悬 念
(332) 茶花初透春消息
(334) 五十心境
(338) 卑贱者的聪明

(341) 闲 章

——抑扬顿挫——

甲戌仲秋答客问	(349)
面对众人说话	(354)
感谢读者	(359)
谁来怜照你的身世	(364)
赏 识	(372)
重见天日	(376)
求字致平娃	(378)
电脑三题	(381)
学一门手艺 换笔小记 电脑与电	
书话七则	(387)
买书 读书 赠书 配书 抱书 搬书 读书	
禁不住的诱惑	(402)
我想有辆车	(406)
跨入新世纪	(413)

摸 爬 滾 打

母 难

故乡的小镇只有一条筒子街，逢双日是热集。

周围的农民都喜欢赶集，每至中午时分，集上的生意最红火。

买东西的，卖东西的，卖了又买的，买了又卖的，摩肩接踵，推搡不动，挤得半里路长的街筒子水泄不通，市声鼎沸，像煮得正欢的一锅粥。

乡亲形容小镇的繁荣是，鬼都有卖的，鬼都有人买。

这一日正午，赶集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对着天尖叫一声，日本人的飞机！

顷刻间集就炸了。人们如退潮一般忽啦啦往两旁的店堂里涌。

有人喊，穿白衣服的，快进屋！快！人们躲飞机已躲出经验来了，白颜色最容易成为飞机轰炸的目标。

街上空荡荡的，鹅卵石镶嵌的街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只有纸屑和灰尘在风中打旋。

我家住在南街，开着一个小药铺，曾祖父坐堂看病，父亲抓药。

母亲怀着我，挺身大肚的，迟不发作早不发作，偏偏日本

人海沉浮○摸爬滚打

人的飞机丢炸弹时，她发作了。爆炸声，房屋倒塌声，遇难者凄惨的叫声，不断传来，淹没了母亲分娩前阵痛的呻吟。

店堂里挤满了躲飞机的人们，我家的人又能往哪儿逃避呢？情急之中，曾祖父抓起床上一条棉被往大水缸里一按，又连忙捞起来，铺在吃饭的大方桌上，这便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，父亲把母亲抱到方桌底下。

悬垂着的棉被四角还在滴水，瓦砾落在桌面上发出嘭冬嘭冬的响声，母亲极度痛苦地努力着，我终于呱呱坠地了。

生是不可阻挡的，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。

住在南街的幺舅舅，这时跑来了。他骂着日本人，说不能坐以待毙，得跑。趁着敌机轰炸的间隙，他抱起业已裹在襁褓中的我，父亲背着母亲，一起逃到南街河边的柳树林，躲进了对岸的一个岩洞中。

日本人的飞机绕了一圈回来，又朝小镇扔了一枚炸弹，不知为什么飞走了。

小镇满目疮痍，一片凄凉。

懂事后，母亲告诉我，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日本人的飞机正轰炸着故乡的小镇。那是端午节过后的第三天，午时。

当时，华北平原上民兵正与日本人打地雷战、地道战；新四军在我的故乡打游击，李先念的指挥部就设在十多里之外的九口堰，大舅舅去参加过那里的会议；他们出的《挺进报》，父亲还背得上面的一首诗。毛泽东同志正在延安的窑洞里与一批文化人座谈革命文艺。姚雪垠、碧野、臧克家等人正在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写抗战的小说、诗和通讯。

53年过去了。每逢过生日，或填写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日，我就记起了这一切。可至今日本还有些人在赖账，不承认那是侵略。作为一个幸存者，要说，我证明：我的母亲，我的

人海沉浮○母 难

祖国，曾经饱受日军侵略的苦难。

1995年7月15日

镜 子

至今我害怕照镜子，倒不是就比别人丑到哪儿去了，不敢正视自己的尊容，而是由于她，我的幺姑。

我叫她幺姑，只是因为同姓，且比我大那么几岁，并非是我父亲的幺妹或远房幺妹。她的母亲我喊王四奶奶。王四奶奶住在黄土包上那间烂瓦房里，半身不遂，成年躺在缺条腿用土砖支着的破床上，长一声短一声地从早哼到晚，一夜哼到亮。吃饭要幺姑喂，解手要幺姑背，死不死活不活地熬着日子。寡母孤女的辛酸，只有天边的那钩残月知晓。幺姑不在时，老鼠肆无忌惮地咬耳朵，啃鼻子，嚼脚板皮，她也无可奈何。有一天，王四奶奶终于断了气，一捆稻草裹去埋了，黄土包上又隆起了一个小小的黄土包。我父亲便把幺姑收容到家里来，做些扫地、劈柴、淘米、洗碗的杂活儿，之外便是抱我，背我，领着我玩儿。我是小地主。戴着小瓜皮帽，帽顶缀着一个小红疙瘩；穿着小长衫，套着小马褂。（现在看见有些年轻父母这样打扮他们的宝贝儿，心里实不是滋味！）幺姑是我们家里的小佣人。

我躺在幺姑怀里，喜欢看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喜欢摸她又红又润的圆脸蛋儿，喜欢解她领口和胸前的布纽扣，喜欢把

鼻涕口水往她的布衫大襟上擦。我爬在幺姑的肩头，总要把她的头发抓得蓬乱成一堆烂茅草，总要揪她鬓角铁质的细卡子。任我顽皮耍赖，随我胡作非为，她从不制止，从不气恼，看作我跟她逗趣儿一样，只是嘻嘻哈哈地笑，似乎只有我才给她带来快乐。

我妈总喊她“幺鬼”。不知因为喜欢她还是讨厌她，抑或是又喜欢又讨厌她。

“幺鬼，筑饭！”

“幺鬼，换衣服！”

“幺鬼，看你头上的虱子哟，起了砣，成了堆，还肉头狗脸地抱着娃子到处野，你不怕丢人，我还要面子啥！”

“来，幺鬼，我给你洗头！”

妈把幺姑的头按在铜盆里，用冒着热气的水，浇湿她的头发，抓一把灰碱使劲地揉，搓，摇得幺姑的脑袋直晃荡，水溅到站在旁边的我身上。清洗后，又抹上一些煤油，油味直钻鼻孔。幺姑蹲在妈的两腿间，妈用梳子梳，又用篦子篦；一边用指甲嘎叭嘎叭地挤虱子，掐虬子，一边接二连三地骂：“你个幺鬼，你个幺鬼，把你啥法哟！”幺姑龇牙咧嘴，作疼痛难忍状，却一声不吭。

幺姑像野小子，成天跑，疯，野，出汗，淋雨，自己又不洗，虱子、虬子在她的头发林里活得很自在，生殖繁衍，总难得绝种。有一次，妈气了，索性给她剃了个光头。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头皮竟是那样的白。妈用黑绸纱袱子给她裹着头，说：“看你还有脸到外面野不。”我好多次给她扒下来，幺姑自己又裹上。裹了好长的日子，新长出的头发又是那样的黑。

幺姑仍领着我到处玩。到黄土包刺蓬丛里摘八月榨（后来我吃香蕉时总想起它的模样和味道），到柳树林里去卷柳笛，

人海沉浮〇摸爬滚打

到街北头的戏楼子里看花鼓，到街南头去撵花轿看新娘子，跟着吹鼓手上先生庙看埋死人，尾随耍猴的到鲁家嘴看小把戏，大年初一看彩船崴沙窝，元宵之夜看狮子滚绣球，七月半到大河淌看道士打蘸，放水灯，八月中秋到福音堂去偷桂花。么姑总是双手叉住我的腋下窝，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，让我分开双腿坐在她的肩膀上，她用双腋夹住我的两只脚。我骑着“马马”，高人一头，阅尽故里乡间风俗，得意起来便笑便叫，急迫起来便哭便闹，憋不住尿撒出来，么姑也不揍我。么姑啊，你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，至今我想起了故乡就想起了你，回忆起童年就回忆起你。

渐渐地，我大些了，我从么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从么姑的脊背上溜了下来。我有两条腿，要自己走，自己跑，自己去玩儿，自己去闯世界。可我那爷爷、奶奶，那老爷、太太，视我这三世单传的根苗如掌上明珠，门庭瑰宝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托在手上怕飞了，只给我娇宠，不给我自由。亏他们想得出来，给我做了根小巧玲珑的拐杖，让我拄着，还取了个天下绝无仅有的乳名：老先生。当“老先生”，走路得迈八字步，四平八稳，慢条斯理，别把蚂蚁踩死了；当“老先生”，说话得斯斯文文，出门得规规矩矩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闻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思，不能野，不能疯，不能跑，不能耍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得与穷小子、野小子区别开来。那无形的魔手，剪断了我连在么姑身上的精神脐带，么姑只有像影子一样跟着我，怕我跌跤，怕我玩水，怕狗子咬我；怕别的孩子欺负我，怕吃了生冷肚子疼，怕受了风寒得了病。她亦步亦趋，惟我是从，成了我的保镖，我的监管，我的保护女神。但除了夜里我跟着妈睡觉之外，么姑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么姑的。我的童年依附着么姑的少年长大。